

八月的鄉村



田軍

奴隸叢書之二

八月的鄉村

一九三五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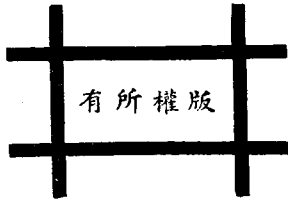
八月初版

著者 田軍

出版者 奴隸社

發行者 容光書局
上海北四川路

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



版權所有

實價九角

序言

愛倫堡 (Ilia Ehrenburg) 論法國的上流社會文學家之後，他說，此外也還有一些不同的人們：「教授們無聲無息地在他們的書房裏工作着，實驗 X 光線療法的醫生死在他們的職務上，奮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漁夫悄然沉沒在大洋裏面。：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。」

這末兩句，真也好像說着現在的中國。然而中國是還有更其甚的呢。手頭沒有書，說不清見于那裏的了，也許是已經漢譯了的日本箭內互氏的著作罷，他曾經一一記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樣為蒙古人所淫殺，俘獲，踐踏和奴使。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舊向殘山賸水間的黎民施威，在殘山賸水間行樂；逃到那裏，氣焰和奢華就跟到那裏，頹廢和貪婪也跟到那裏。『若要官，殺人放火受招安；若要富

，跟着行在賣酒醋。」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。

人民在欺騙和壓制之下，失了力量，啞了聲音，至多也不過有幾句民謠。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」。就是秦始皇隋煬帝，他會自承無道麼？百姓就只好永遠藉口結舌，相率被殺，被奴。這情形一直繼續下來，誰也許忘記了閔口，但也許不能閉口。即以前清末年而論，大事件不可謂不多了：鴉片戰爭，中法戰爭，中日戰爭，戊戌政變，義和拳變，八國聯軍，以至民元革命。然而我們沒有一部像樣的歷史的著作，更不必說文學作品了。「莫談國事」，是我們做小民的本分。

我們的學者也曾說過：要征服中國，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。其實，中國民族的心，有些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幫閒之輩征服了的。近如東三省被佔之後，聽說北平富戶，就不願意關外的難民來租房子，因為怕他們付不出房租。在南方呢，恐怕義軍的消息，未必能及鞭笞土囚，蒸骨驗屍，阮玲玉自殺，姚錦

屏化男的能夠聳動大家的耳目罷？「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。」

但是，不知道是人民進步了，還是時代太近，還未沒沒的緣故，我却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三省被佔的事情的小說。這「八月的鄉村」，即是很好的一部，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，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「毀滅」，然而嚴肅，緊張，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，土地，受難的人民，以至失去的茂草，高粱，烟烟；蚊子，攪成一團，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，顯示着中國的一份和全部，現在和未來，死路與活路。凡有人心的讀者，是看得完的，而且有所得的。

「要征服中國民族，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」！但這書却于「心的征服」有礙。心的征服，先要中國人自己代辦。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，明曾以黨獄替滿

清符口。這書當然不容于滿洲帝國；但我看也因此當然不容于中華民國。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。如果事實證明了我的推測並沒有錯，那也就證明了這是一部很好的書。

好書為什麼倒會不容于中華民國呢？那當然，前面已經說過幾回了——
「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！」
這不像序。但我知道，作者和讀者是決不和我計較這些的。

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之夜，魯迅讀畢記。

▲書後▼

~~~~~期待着~~~~~

歸來了。

這是我的祖國，我的母親！

在那裏：

有鞭撻，有輾軋，有——

無際限的屠殺……

這裏也是一樣？

我的祖國，我的母親！

——對於勞苦的弟兄們？

~~~~~八月的鄉村~~~~~

在那裏：

有罪惡，有不平……

有盈街的乞丐，

有漫天的哭聲……

這裏也是一樣？

我的祖國，我的母親！

這美麗的都市：

有，人作馬；

有，人拖人……

這就是合理的社會嗎？

我的祖國，我的母親！

右面的一首詩，是我初生第一次踏到祖國的海岸，也就是第一次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勢力，表面上脫離以後寫下的。

啊·懷着烏一般的歡心；火一般的愛！踏上了祖國的海岸；投入了母親的胸懷！可是當我在這可憐的母親的懷裏，生活還不足一個年，我明白了，所感受的原是「到處一樣」；一樣是生活在輾軋和恐怖裏；一樣是血腥，一樣是無恥，一樣是荒淫，凌亂，可惡和貪污……一樣是滿洲……

可是，在滿洲和日本帝國主義者，一直作血的鬪爭的義軍，他們從同志們的血，敵人的血，以及本身流出的血瀑裏面，長成了智慧和聰明，鑄製成了血的甲冑和紀律！本身在鞏固，在龐大，在不斷擴掘着鬪爭的路……雖然他們是幾多面受着敵人，敵人的走狗和「姘婦」們的夾攻，陰謀的損害……但，這又成功了什麼呢？最終的勝利，也還是屬於有海一般廣

大眾擁護的這一面；人民所需要的這一面——在滿洲鬥爭的弟兄們，不正是爲成千成萬不甘心作奴隸的民衆們擁護和熱愛着麼？誰能否認這事實？

我傷心，這部書不會爲那正在鬥爭的弟兄們所讀到。如果，只要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能讀到牠，我便什麼全滿足了！我期待着。

如果可能——就是說，環境不迫害我到連呼吸全不自由的時候——現在正是要「城下盟」的時候，中國政府應該自動消泯百姓反日的思想及其他。「危害民國」的罪名，也許會貫到你的頭上。因爲我這是在反「日」，反「帝」，反對人類的殘害者呢！——一定還要寫，寫，寫……

這書，曾經給魯迅先生讀過了。並且還請他作了一篇序言。魯迅先生是我所信賴和尊敬的，應該也是進步的讀者們所信賴和尊敬的，所以我要他把這書介紹給讀者。

前面說過：只要這書能够使正在鬥爭着的弟兄們，有一個人能讀到，我便什麼全滿足了！同樣！爲這書盡過力的朋友們——更是明——他們一定也是滿足的。用不到我來誌謝吧

？

我期待着……

一九三五，六月，六日。田軍於上海

八月的鄉村

五

小啓

我們陷在「奴隸」和「準奴隸」這樣地位，最低我們也應該作一點奴隸的呼喊，盡所有的力量，所有的忍耐。——「奴隸叢書」的名稱，便是這樣被我們想出的。

第一冊是葉紫的豐收。

第二冊便是田軍的八月的鄉村。

第三冊……我們也正在準備着。以至若干冊……

奴隸社

奴隸叢書之一豐收：

葉紫

這書是作者創作過程中一部結集。計收：豐收，火，電網外，夜哨綫，楊七公公過年，鄉導等六個短篇。木刻插圖（靳波作）十二幅，全書約三百二十餘面。

簡單的說：這是一部應該讀的書，用不到故事誇張。在過去關於本書的各篇，經茅盾先生（文學第一卷三號）及各讀者，已有過相當的評價；在魯迅先生本書的「序言」中，讀者們也可以尋到扼要的說明。

實價：大洋玖角。

代售處：上海的各大書店及外埠各大書店。

一：流

在茂草間，在有水聲流動的近邊，人可以聽到蛙，蟲子……諸多種的聲音，起着無目的交織。和讀的隨伴着黃昏；隨伴着夜，廣茫的爬行。

成羣或是孤飛的老鴉們，掠過人們的頂空；掠過白樺林的高梢，飛向天的一邊去。那邊是一片寧靜的田野，田野的盡處是一帶無綿盡的遠山。太陽就是由那面一個山脊的部分滾落下去的。老鴉叫出的聲音，常常是不響亮，低啞，充飽着悠沉和倦意。

樺木林是叢密的，從這一面不容易透視出那一面。中間雜生着非常茂盛的狹葉草和野蕒。那是很挑皮的小東西，沿路生着的，時常會絆住行人的腳。其間野蕒的牙齒，更很容易能夠將你的腳踝絞出了血。

這裏的蚊蟲，唱着集合的曲子——嗡嗡在這個時候也漸漸響啞下去。人們的腳步也開始鬆弛；不經意會踏翻一塊石頭使他落到小溪裏面去。

一切被窒息在黃昏裏一樣，誰也不交談一句話。放棄一般任憑蛙，虫子和溪流佔據了這長谷的空間。

小溪不大彎曲，伸長在腳底下，靠近路的右邊，那是和這條小路並列，常常維繫着友誼的關係。每行一步人可以聽到牠在唱。至於蛙們呢？因了人們的經過，暫時會跳進水裏去，或是爬向沿水生着的叢草裏面。隨後牠們會自由的再爬出來。

爲着便利任是某個時間全可射擊；全可以和追趕自己的敵人開火，所以步槍並不拘泥，任便每人取着合適的準備姿勢。

每人的子彈袋全變得空虛了！病蛇般的軟垂在人們的脅下。隨着人們的腳步在動蕩。

就如纔想起什麼重大的事情，小紅臉摸出了自己的小菸袋，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来的地方。他想着：

——這是不行的呢，還不是吃菸的時候啦！

他的小菸袋已經是一個整天沒在他的嘴裏出現過了。平時小菸袋很少離開他的嘴。當他

的小菸袋咬在嘴上的時候，他快活，閒暇……一副充血的臉色，喝過燒酒般，紅紅地；腫神近乎黃金色；眼臉有些浮腫，他還生着不甚濃密的鬍鬚……

他一隻手並不捨開還在摩挲着菸袋。同時開始在思想：爲什麼還不該停下歇歇，讓他吃一袋菸呢？槍聲不已經沒有了嗎？他側開頭，避開前面別人腦袋的障礙，瞥一瞥走在更前邊的「領隊」。——他還是不鬆懈，沒有思慮的走在前面——小紅臉近乎失望了！他想還是不如作農民時候自由多了！他可以隨便什麼時候吃一袋菸。就是在手裏提着犁杖柄手，也是一樣哪，也可以使小菸袋很安全的咬在嘴裏呢！那樣的日子不會有了！不會再有一個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給他過了！他遙遙看着那邊的田野在喘息！小菸袋又悽默的捏在手裏：

「我們該歇一歇了吧？」小紅臉不大的聲音提議着。

「小紅臉同志說的對——我們全該贊成他。」

這是誰的聲音呢？人們沒有工夫去覺察。他們祇是哄笑這咬字眼的，和不常說不常聽的話。什麼「同志」什麼「贊成」他們覺到誰能說出這樣幾個字眼，那真是太進步的傢伙！

全是疲乏的。全贊成小紅臉的主張。但是人們的脚步誰也沒能第一個就停下來。小紅臉的菸袋還是如先前一樣，空空地握在自己的手裏。這是說，還沒聽到「領隊」發「停止」的命令。

這樣又是一段路過去了，橫在前面的是一蹲廣平的大石頭。在隊前頭一隻臂向着天空舉起來，接着又迅速的落下去，接着有很平靜的「停止」兩個字的聲音，使每個人全聽得很清楚。

「弟兄們，我們就在這塊石頭上歇一歇吧。不過這裏也不是安全地方呢！歇不多少工夫的，知道嗎？我到對面那個小山上去担任警戒。你們可以替換着到底下小河裏去喝點水；洗洗臉，吃點乾糧……無論怎樣，明天一早晨，我們也必得趕到王家堡子——每人應該担心點自己的槍，不要平放在地上，或是碰到石頭……」

「領隊」的話並不被誰怎樣注意着。不如平日那樣吸引着人們。人們的心中祇是估摸着那清涼的水流；袋裏的乾糧；小紅臉呢？祇是他手中的小菸袋，誰也不注意蕭明說完了話。